

## 蒙古马的世纪回归

书话

方寸山河

��鱼君

地图，方寸之间囊括表里山河。

浮沉，不位“命运”二字所能概括。

在时间的经度与事件的纬度之间，跳动着五千年的文明脉搏。在文幅武略，风云诡谲背后，一幅幅地图神出鬼没。如同历史的卜筮，预言着鹿死谁手，花落谁家。

人们的眼光常常过分集中于历史人物个人的“英明神武”，而忽略了其背后的“神助攻”——地图。

所幸，今有中国古代地图文化研究学者前卫新著《地图：谁主沉浮》，自上古至民国，为读者细细挖掘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背后的“神奇图谱”，从而构建“地图史观”全新视角。

篇章伊始，作者以豪迈而浪漫的笔触，描绘了华夏始祖三皇五帝创制地图的情景，伏羲氏以河图洛书为契机，奠定了历代地图的基础。黄帝决战蚩尤于涿鹿，地图功臣一指。大禹以地图治水，又以地图治国，分天下为九州，夏朝由此发端。

上古历史因年代久远而漫漶不清，但河图洛书，仓圣鸟迹书碑，《尚书·禹贡》九州示意图仍依稀可辨。伏羲氏创地图，是中华民族之哲学发端。黄帝得地图，是中华民族之形成发端。大禹用地图，是中华民族之治理发端。此三端如鼎之三足，承载千钧，缺一不可。

地图，是治国安邦的不二法宝。有地图，方能得天下。用地图，更能治天下。

在本书中，作者揭示了大人物的“小细节”——志在天下者，索地图甚于财物。汉相萧何“阁以石筑，石外有渠”的石渠阁，大汉王朝气壮山河。曹操设兵丘中郎将与摸金校尉专司盗墓，既为掘财，更为搜罗前朝地图，成为三国霸主家中准备。柴荣颁发《赐诸道元稹均田图诏》，保护耕地，合理收税，减轻民负，在短暂的执政生涯中，为乱世留下一抹亮色。

大唐盛世，图志图记蔚为大观。在作者整理的图表中，许敬宗《西域图志》，玄奘《大唐西域记》，樊绰《蛮书》，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等灿若繁星。北宋沈括编绘《天下州县图》提出制图九法，划分二十四至，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留下一座高峰。康熙勇于中西结合，命传教士绘制《皇舆全览图》，十年巨制覆盖面积之大，测绘精度之高举世罕见。

古人的地图囿于科技和认知，大多停留在地表。而现代测绘者“上能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深者有南海重磁异常图，高者有珠峰高度测量，近日更有北斗系统翱翔于外太空，远远地感知着这颗蔚蓝星球。

小小地图，方寸之间，表里山河。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历史是一团燃烧的火焰，而地图便是那簇火焰中尚有余温的灰烬。当我们静静地触摸灰烬深处的余温，地图的源起，兴盛，腾达，以及它背后隐藏的千古未解之谜，便会在不经意间显山露水。”

## 大意如此

李延青

读完《大意如此》，恰是二月二傍晚，窗外原本润物无声的细雨已是唰唰作响的中雨。

《大意如此》是卞晨瑜的一部作品集，其中有小说，有随笔，也有个别“片断”，相当随心。大约她写作的时候也沒想出版，属于写给自己文字。唯其如此，读来才令我大吃一惊。

阅读整本作品集，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外经典文学作品和作家对她的熏陶、影响。在语言叙述、人物塑造等方面，尽管经过了消化吸收，但《红楼梦》《源氏物语》以及张爱玲、老舍等作家的影响依然迎面而来。文学创作作为创造性的个体劳动，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教会另一个人成为作家。青年作家最好的导师只有一个，那就是经典作品。它教你如何审美，如何展开想象力，如何找到自我。这影响，在卞晨瑜的《片断》《江南可采莲》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固然，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源自生活。但一个具有丰富阅读经验，且经过经典名著熏陶、浸润的作家，他的作品会更干净、典雅、高贵。

其次是作品的荒诞性、寓言性。短篇小说《再见》，描写一个死于车祸的年轻女孩，在走向黄泉路上的感受、思想和经历“忘川”后的新生。

有软科幻的意味，有传统死亡后的“常识”，但作品没有突出黑暗恐惧，而是通过对生前的留恋和索命鬼的“开导”，以超然视角来观察过往生活，演绎“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样一场黄粱梦。对“执念”是阐释，充满禅意，而索命鬼从身材到声音不男不女的中性刻画和它对世间色相审美的无谓态度别具情趣，又耐人寻味。

文学创作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在寻找“自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腔调，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发现”……这样，作品才可能产生代入感和辨识度。卞晨瑜的语言细腻缠绵，不疾不徐，娓娓道来，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简洁干净的魅力。叙述如建筑，字词句是砖、是墙，字词的基础扎实平稳了，方能万丈高楼平地起。而好的语言，必然蕴含着耐人寻味的生活经验。

卞晨瑜偏爱历史题材。我个人不无狭隘地以为，一个好作家最好能写一部历史作品，熟悉民族的一段历史是一个作家的底蕴。历史题材

作品需要通过正史、野史资料把握，加上想象的翅膀，分枝布叶，营造历史相貌，塑造人物形象，能“像”了一是一份大能耐。卞晨瑜正在这条路上上下求索。希望她的作品集能脱颖而出，让大家认识她的创作才华。



蒙古马。本报记者贾立君摄

本报记者贾立君

半人深的大水塘南岸，一群蒙古马扬鬃奋蹄飞奔而来，踏溅起数人高的水花。水塘北岸正中，几位摄影人紧张地按动相机快门，记录精美瞬间。相机咔嚓的连拍声尚未停止，马群便“兵分左右”闪电般从他们身边掠过，疾驰向广袤草原。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凤凰马场的这一壮观场面，当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友，奔腾的马群势若蛟龙出水，令人不由想到铁马金戈时代。

## 铁马金戈

马是地球上的一个古老物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马化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戈壁安其马，距今1000万年。苏尼特岩画中，记载着4000多年前人们驯化马匹的场景。

自从野马被驯化以来，便参与到人类的活动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进程，伴随着排山倒海的马蹄声。

冷兵器时代，马就是今天的汽车、火车、飞机，是最强大的交通运输工具。因此，有学者说，原本为周王朝提供马匹的秦始皇祖辈，凭借当时的战略资源“马”而富国，继而横扫六国，奠定了中国统一的格局。

我们也看到，历朝历代依靠马的优势，南征北战，开疆拓土，许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与马关联。无论秦皇汉武、唐宋宗祖，还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是马背英雄。特别是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的元朝，马在军事中的应用达到顶峰。

史书记载，蒙古族曾是向辽、金提供貂皮的狩猎部落，后来金为招募更多的骑兵，把这些猎人武装起来，授以“百夫长”“千夫长”头衔，支持他们不断兼并其他部落。与先秦的崛起相似，蒙古骑兵很快壮大，后来横扫欧亚大陆，饮马多瑙河、箭指北部湾，最终建立了疆域空前的帝国。难以想象的是，创造这一神话般历史的成吉思汗只有十万兵卒，今天一个大型体育场即可容下的部队。但他们是骑兵，有马相助，如虎添翼，“十万人马”成为当时最强悍的军备。

静卧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上的元上都遗址，无声地讲述着700年前世界大都会的繁荣。“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九州四海服训练，万年天子固皇图。”这是元诗描写皇帝在上都发布诏书的情景。这里四通八达的驿路，连通了欧、亚、非三大洲，是“草原丝绸之路”起点，推动了中国北方的建设和世界商贸的发展，甚至忽必烈在上都下令发行的纸币，影响了全球金属货币重大变革。

那么，成就帝国大业、丈量过世界版图的蒙古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马呢？

生物界将自古以来栖息繁衍在蒙古高原上的马，统一命名为蒙古马。其家族中，有乌珠穆沁马、乌审马、百岱铁蹄马、科尔沁马等分支。不管哪个分支，由于它们生存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一方水土养一方马”，造就了它们共同的特征：体格不大，身躯粗壮，四肢坚实，头大额宽，肌腱发达；被毛浓密，不畏寒冷，耐力超强，适合长途奔袭；经过驯养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每小时可走60公里以上的路程，历来是良好的军马。

史载，成吉思汗西征时，经常靠蒙古马惊人的速度和耐力得胜。1219年9月，大将哲别攻打花刺子模国兀朮刺城时，城坚未破，哲别率部后退500里。几天后的夜晚，哲别突然下令进攻，部队次日清晨便抵城下，守军毫无准备，一举破城。

蒙古马性情坚韧，不择食，能刨开冰雪啃干草，在严酷环境下站着睡眼，体力恢复快。“千里疾风万里震，追不上蒙古铁蹄马。”在转牧场、寻水源、踏坚冰、拓疆土过程中，只要接受指令，它就无所畏惧、一马当先、勇往直前。难怪蒙古大军可“兵马先动，粮草后行”，所向披靡。

## 人马情深

在长期的患难与共中，“马背民族”与马建立了深厚感情。在蒙古族人眼里，马是“不会说话的朋友”，一句“离不开”，是他们对马深沉的爱。

一匹雪白的马从赛道上冲来，马背上，米特布老人后仰身躯，左手提缰，右手舞鞭，瞬间超过旁边青年骑手的黑马而夺冠。这是内蒙古乌审旗巴音陶勒盖嘎查（村）赛马会上的一个镜头。这位远近闻名的驯马师，老骑手今年77岁了，依然活跃在大大小小的赛事上。

在米特布看来，“马很聪明，通人性”。他始终忘不掉一匹枣红马。那是1978年的春天，作为生产队拖拉机手的他，被15公里外的邻村请去修理柴油机。对方表达谢意，敬了他不少酒。太阳快落山时他上马回家，冷风一吹，不知不觉醉坠马下。半夜被冻醒时，黑黢黢的沙窝空无一物，他以为马走丢了，于是赶到不远处的一户人家借宿。翌日清晨去找马，马正在他醉倒的隔壁沙窝里吃草，沙梁上留下9条马踪，“它一晚上回去四次，一直在那里等着我。”

米特布老人清晰地记得，那匹马是他花75元买的，当时很瘦小，和他的另一只奶山羊一样大，村人嘲笑。到家不久，马驹生病，他用被子包裹其身，请兽医看了一个多月才治好。“那时候没什么好吃的，人吃玉米碴子饭，给它也吃。”两岁时身体还较虚弱，他用毛毡代替鞍子开始驯马，没想到三岁就能参赛，在各种赛马会上总是第一名。

“再也沒骑过那么快的马。”老人说，尽管它个头不大，但跑起来有“推背感”。他认为，那是马对他的感恩与回报。遗憾的是，1986年因生活所迫，他以当时的“天价”——1300元买走。此后再没见过，“不想提了，伤心”说到这儿，老人站起来径直而去。

“爱马，是骨子里的。”同嘎查牧民吉格吉扎布说，米特布每当提到那匹马，总是懊悔不已。蒙古族称“阿米德额尔德尼”，汉语意为“活的财富”，对待马像对待亲人一样。“拴马驹，驯两岁”，“一切从娃娃抓起”培养各种技能。还要经常剪马

## 一马当先

像米特布、吉格吉扎布一样爱马的人，在内蒙古各地数不胜数。专家说，这是由于“人马情缘”“人马合一”的底蕴使然，马已成为蒙古族人的一种精神象征和情感寄托：“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已成为当地各族人民的生存哲学和奋斗源泉。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认为，蒙古马坚忍不拔、勇往直前、忠于职守、甘于奉献的突出特征，温顺善良、吃苦耐劳、团结拼搏的高尚品格，早已与大草原上人们的情感融为一体。

“无论路途多么遥远、负担多么沉重，它都会在战场、田间、赛场默默流血洒汗。”现实中，人马互动、物我两境，可生动诠释“蒙古马精神”。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出身于镶黄旗的民族英雄裕谦，率领镇海守军奋起抗击英国侵略者，虽因寡不敌众以身殉国，但留下了“与镇海共存亡”的豪言壮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内蒙古科右沁左翼后旗亲王僧格林沁，指挥包括蒙古马队在内的大沽口守军痛击英法联军，震惊世界，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了规模宏大的“反清义”斗争，并取得胜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党影响下，爆发了百灵庙起义。抗日战争中，大青山游击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酷似“骏马腾飞”的土地——比新中国诞生还要早两年的内蒙古自治区，守望着祖国的北疆，奠定了全国56个民族大团结的基石，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解放战争期间，内蒙古骑兵师以蒙古马为依托，浴血奋战，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毛泽东主席对“阿米德额尔德尼”，汉语意为“活的财富”，对待马像对待亲人一样。“拴马驹，驯两岁”，“一切从娃娃抓起”培养各种技能。还要经常剪马

## 万马奔腾

“两眼乌黑，四蹄漆黑，全身洁白、无一缕杂毛，各器官不能有伤痕、疮疤。”这是成吉思汗选择“神马”的标准。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丰茂草场里，有一匹神秘的白马，一年四季在草原上自由奔跑，只有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春祭大典，才被牵来供人朝拜。

文献记载，成吉思汗曾用白马鲜乳献祭苍天，并将一匹白马册封为“长生天的神骏”，命名为“温都根查干”，汉语音意为“溜圆白骏”。它被认为是草原吉祥福禄的祈福、腾飞振兴的象征。800多年来，“神马”由守陵的达尔扈特人以传世的形式传承至今，当白马老去时，再从相貌特征相类似的两岁白马中推选顶替，一般每30年认定一次。

蒙古马毛色以骝、青、黑、栗居多，白色较少。蒙古族崇尚白色，常常把白色与云雾、富饶、智慧、忠义、好运等联系在一起，如白色的哈达、奶食品、蒙古袍，被视为圣洁的象征、礼仪之首。史书记载，成吉思汗极其宠爱白马，且拥有大量白色马群，即便王公贵族遇见白马群，都会原地等侍马群走过或绕道行走，而不会从马群中穿过。

白马享有尊贵地位，是蒙古马中的珍品，要看成群白马，须到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原来。

“乌珠穆沁”系蒙古语，意为摘葡萄的人。蒙古族乌珠穆沁部落13世纪生活在阿尔泰山脉葡萄山一带，17世纪中叶迁此定居。相传，乌珠穆沁人从阿尔泰山向东迁移，与留守家乡的人告别时，披白袍、骑白马，约定日后相见的标志。

2012年，西乌珠穆沁旗被中国马业协会命名为“中国白马之乡”。为保护白马品种宝贵遗传

资源，该旗2016年在旗府所在地西北97公里处的高山草甸草原上建立了乌珠穆沁白马繁育基地。

起伏的山峦，牧草盈尺，如同厚厚的绿毯铺向天边。几群白马，从这个山头追逐嬉闹到那个山头，像白缎飘舞；另外几群白马或驻足遥望，或俯首觅食，如玉树临风。占地1.8万亩的乌珠穆沁白马繁育基地，散养着180余匹白马，每年能生产80匹优质马驹，提供给周边牧户，周边25个白马核心群牧户年产近千匹马驹，再供给其他养殖户。如此繁衍，西乌珠穆沁旗的白马已从2012年的3157匹，增长到眼下的6400多匹，养殖户达345户。

乌兰哈拉嘎苏木（乡）巴根宝力格嘎查（村）牧民登吉日木德家，是西乌珠穆沁旗白马养殖大户之一，现有白马110匹。今年74岁的色登吉日木德年轻时是生产队的马倌，1983年草场承包到户分配牲畜时，本来他家只能分到一匹马，可钟爱白马的他用牛羊替换回5匹母马，为的是下马驹。不过，那些年养马不赚钱，但他一直坚持下来。2005年，儿子哈斯巴特尔组织附近牧民成立白马协会，开始卖马奶。后来，政府倡导发展马产业，大孙父子在家，孙祖三代养马，大学毕业的小孙子在城里经营马奶店，全家卖马驹、马奶，年收入五十多万元。

我国自古就是养马大国，明朝东自承德、西至宁夏，皆是牧马地，并在宣化、大同等设马市，规定每年互市定额3.4万匹。清朝在察哈尔设左右两翼牧场和两处御马场，全盛时期养马10余万匹。

数百年来，蒙古马早已分布到我国广大北方农村。据统计，机械化以前，全国农业用马的70%是蒙古马。内蒙古马匹养殖1975年达到最高峰，全区马匹数量为239万匹。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牧民实现了定居生活，加之牧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内蒙古马匹养殖数量随之锐减，到2000年左右，一些优良品种面临绝种的威胁。

2006年，蒙古马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成为全国首批公布的138个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之一。

近些年，在内蒙古大力发展马产业、打造马文化和弘扬“蒙古马精神”的带动下，全区马匹养殖数量已由2007年的69.7万匹，增长到目前的93.5万匹，且已建起多个蒙古马原种保种基地。马术、赛马、休闲乘马、体育马等现代马业正在兴起，蒙古马成为内蒙古第三产业的活跃要素。其中，乌珠穆沁白马、阿巴嘎黑马、大型实景剧《千古马颂》、凤凰马场摄影活动等，已成为马文化知名品牌。7月18日，为期50天的“中国·内蒙古马赛暨第七届内蒙古马术节”在“中国马都”核心区锡林浩特市开幕。同时，8月至10月间，自治区举办“网上内蒙古马赛”，各盟市结合“马背上的内蒙古主题旅游”活动就地开展赛事，线上线下互动，探索文旅融合和马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马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200多年前人们计算蒸汽机的功率，都以“马力”为单位。

现在，我们仍把大道称作“马路”，这是历史的印记。过去，马是历史车轮前进的先驱，是文明进步的基石。一条2100多年前的秦直道，从咸阳北上700多公里，通达今天的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尽管曾经的叱咤风云湮没在历史红尘中，但依稀可见“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气势。

今天，当你表示即刻就能赶到或立刻执行某项事务时，常以“马上”二字承诺。可见，在中国人的印象里，骑上马是多么快捷的一种姿态；在我们的传统思维里，“快人快马”，才可“马到成功”。

夏日的内蒙古，牛羊散落于碧草间，万马奔腾在草原上，生机无限。

几千年来，我们的先人从牧马、驯马开始，就是在不断地挖掘马身上的优良禀赋；就是在人马互动中，发现人与马共有的优秀品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辑说：“蒙古马精神，本质上是奋斗者的精神。”